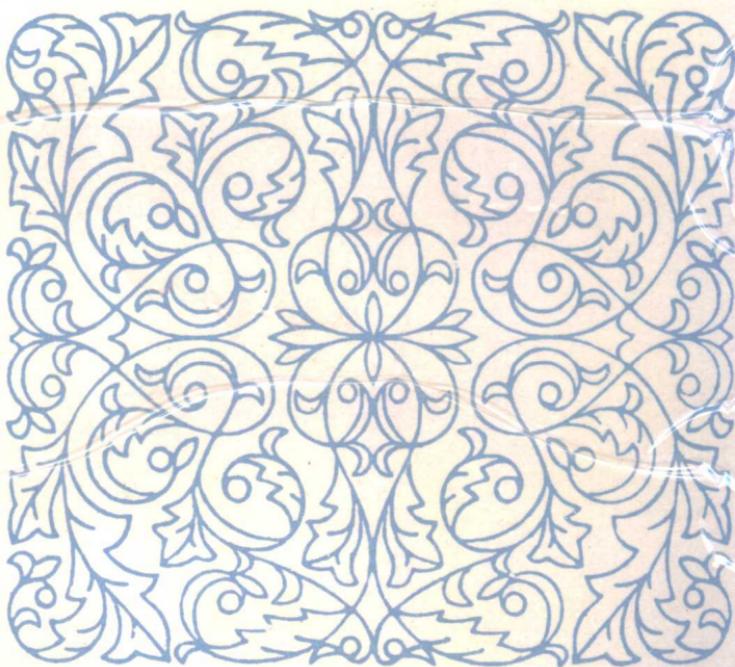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7 •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7 ·

哲學・宗教類

中國法家概論
韓非
法家政治哲學

陳啟天著
謝无量著
曹謙編著
陳烈著

上海書店

陳

烈著

法家政治哲學

法家政治哲學

六

實價大洋六角

著者陳烈

發行兼
印 刷 者

華通書局



有 權 版 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大新
街口一九五號

虹口分店

上海北四川路
底一九五號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印刷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八日發行

吳序

吳

序

陳君宗烈苦心孤詣地把我國古代「法家」的政治思想快要鉤元，薈萃在一起，並且加以一番整理和評價的工夫，成就一本小冊子，題其名曰「法家政治哲學」要我撰一篇序文。我對於「法家」並沒有深切的研究，可是平素却也很表同情於他們的學說的，所以很高興徇陳君之請替他做序。因為俗務繁縝，不能夠做一篇有統系有組織的文章，祇能把因讀本書而引起的零零碎碎的幾個感想在這裏登記一下，以備讀者參考。

我的第一個感想是法律和科學相同之點。這兩種東西是從一個精神流露出來的。我們簡直可以說，科學是駕御自然的法律，法律是統治人類的科學。他們的共同發源地就是客觀精神。他們具有二個共同的特色，就是普遍性和「不留情性」。他們有二

個不共戴天的共同仇敵，就是主觀上的私見和道德上的成見。他們的目的是在遠處大處，不在近處小處。最能助成他們的進步的是「大無畏」；最能阻礙他們的前程的是「小不忍」。古諺說的好：「爲政若沐，雖有棄髮之費，而有長髮之利。」這句話實在是法家政治思想的結晶。科學也是這樣的。譬如，要使生物學發達，就要犧牲無數的小性命——

拿無數的可憐小動物一隻一隻的活剖。這些小動物是爲科學釘死十字架上的。這還是容易看得見的犧牲；此外尚有一「形而上」的種種犧牲。比方相信進化論，就不能再相信創世記；發現了太陽系的真相，就不能再讓我們的地球占居宇宙的中心。換言之，宇宙間就不容有自尊自大，獨往獨來的地球了。要使法學發達起來，也要有一番犧牲。第一要犧牲那些觸犯法規的兄弟們——他們的生命和自由；第二要犧牲道德上的成見，和根深蒂固的阻礙進化的習慣。立家法須有偉大的胆魄，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乃至於作法自斃，身遭車裂之刑，也沒有什麼懊喪。司法家的守法應該像家犬的守夜一樣的忠實，祇知法律，不知其他。「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鐵面無私，不顧一切。慎子說的好：「我喜可抑，

我急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這才算是法律精神，這才算是司法獨立！

從這樣觀察起來，法律的隆殺和科學的盛衰，不但互爲因果，簡直可以說同一現象的兩面觀。法律和科學正是我國民族所最缺乏的二件事物。在這個時候，我們應該一方面提倡科學，一方面促進法治，雙管齊下，自然能夠事半而功倍了。

我的第二個感想就是我國在戰國時代法治思想已經蓬蓬勃勃，極其發達，但是到後來法家衣鉢，忽而中途絕嗣，好像曇花一現，就此凋謝——這是一個最可痛惜並且最引人注意的一個現象。這個希罕的現象，一定是有許多原因的，可是此刻沒有工夫去搜討其中底細。不過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歷代對於法律教育實在太不注意。在中唐的時候，詩人白香山曾著策林一道，討論刑法之弊，對於法學衰落的原因，頗有啓發。我現在要把他的原文撮錄一段，以備讀者參考：

「臣伏以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何乃用於昔而俗以甯，一•行於今而人未休和？臣以爲非刑法不便於時，是官吏不循其法也。此由朝廷輕

〔四〕

法學賤法吏，故應其科與補其吏者，率非君子也，其多小人也。蓋刑法，君子行之則誠信簡易，簡易則人安；小人習之，則詐僞而滋彰，滋彰則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主同而理殊者也。」（見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白氏長慶集第十七冊第四十八卷第四至五頁）

政府不注重法學，瞧不起法吏，所以一般優秀分子都去學詩詞歌賦和其他無用的學問，所以通經明義的大儒，大都不屑從事於法律，而學法律的人，大都是中材以下，卑卑不足道之徒。於是乎法學一科，變成垃圾桶一隻，其成績自然不會高明的了。

現在法學的轉機已經到了。你看法律學校一天多似一天，社會上一部份優秀分子也漸漸地投到法律那一門去了，青年的學者對於從前的「法家」思想，也漸漸地覺得有興味起來了。陳君這部書實在可以代表這個趨勢，但願牠變成法學中興運動的嚆矢，這便是我所馨香默祝的。

吳經熊序於上海十八年十月八日

自序

在這個德意志以歌德驕，英吉利以莎士比亞高傲，乃至意大利以但丁為榮耀的世界，我深深地感到——感到一個韓非可以使我們驕，我們也有一個商鞅可以使我們高傲，乃至我們也有一個慎到盡足為我們榮耀。總之：我們中國在春秋戰國那個時代，我們的祖先，早已留給我們不少豐富的遺產，其間尤其是法家的政治哲學。他們一方面主張循名責實，正名去僞；一方面則切實負責，不顧一切成敗毀譽，振刷精神，敢作敢為。所以在這個精神萎靡，風俗偷薄，是非混淆，法令弁髦的中國，我們尤感覺到法家精神的寶貴了，假使現在的中國，不是法家那樣的精神，我們實不足與言求治，亦不能與言求治！

但是我們要認識現在的政治現象，我們應當對於過去的政治原理或政治哲學，作一

〔二〕

番深切的探討。我這本中國古代法家政治哲學，就是要想負擔起這個重大的使命。雖然我是一個學力淺薄的青年，沒有能力把中國古代各家的政治哲學，盡量的闡發。



關於本書的系統，有幾點我在這裏，不能不略為提及：

慎尹政治哲學一章，因為尹文一向是列於名家的緣故，於是遂發生法家的慎到與名家的尹文，能否相提並論的問題。其實這一點，在我個人的意思，是用不着懷疑的。因為他們思想的途徑，既趨於同一的歸點，則我們就有把他們併論的可能，似乎不必一定要沿襲從前這個分界。然質之于我師孫氏益算——孫氏為我國當代國學專家，深研內部之學，曾著有諸子通考校讎學纂微古書讀法略例等著作——則深以為不然，現在摘錄他給我的原函如下，俾便讀者有所取捨：

「尹文子班志列入名家，蓋以全書所言，皆名家之旨。諸子中名法兩家，最為牽混，弟（孫氏自稱，下仿此）初讀諸子略，其總論云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謂

如是，則諸子之術，約之以經可矣。既思此略別爲十家，當一家有一家之宗旨，于是細審名法異同，覺尹文與鄧析、公孫龍今尚存者，確是名家。其于法家，直有毫釐千里之判。大約名家卽論及法，仍循名責實之意，而後曠中疊校祕時，不知如何斟酌，仍定此家數。王充論衡曰：「道雖合，合中有離。」諸子專家之業，須辯其合中之離，始能窺其真，不致失于強合。昔賢謂不讀藝文志，不能讀天下書。弟則謂讀諸子書，凡部次某家者，當一於漢志爲斷，使有出入于其間，勢將無所依據矣。足下援「名正法順」等說，欲以尹文歸之法家，未敢謂然。



[四]

人，或者是楚國的人，也或者是齊國的人。那就足以使我們疑莫能決了。惟其這方面疑莫能決於是同時更容易引起原文的真偽問題。

關於這一點，孫蓋莽先生給我的信裏，也曾提及。現在把他摘錄起來，更可以知道我們作考證時的躊躇，同時也附帶的可以決定慎到是那一國的人，他的原函是這樣的：

「辱詢慎到爲何國人，似以史記趙人爲正。爲楚太子傅者，蓋以趙人而仕于楚耳。
孟子與（軻）之「公之君」云云，齊宣王時，慎子與田駢諸賢皆居稷下，先生既係齊宣養士，故孟子稱爲「公之君」，非齊楚人可知矣。原書有「慎子侍趙王曰」云云，又有「蘭相如歸謂慎子」一節，則遷史趙人之說，蓋可信。吾輩治百家學，所可憑者，厥惟史記；觀於老子則云言道家之意，老萊子則云言道家之用，此等分析，非史公烏能知此？若韓非子幸有史傳在，猶可爲之洗冤，非者，韓之忠義士，其舊則作於韓，不過由人傳至秦耳，獨不解本傳敘述甚明，世輒謂其挾策於秦，死於非命，不亦謬乎！
鄙意史記一書，在漢如劉向輩，稱爲「實錄」。其以慎子爲趙人，必非無據，顧足下

不必致疑也。慎子之書，足下所見者，當爲四部叢刊明慎懋賞本。其中許犯田繫，乃墨家兩傳等子，惟呂氏春秋載之，他無可考。今此本有其問答語，又環淵接子亦得聞其遺說。弟購置之始，以爲真不愧善本，繼見文與莊墨同者甚多，竊疑之。蓋明人刊書，不加辨訂，未知其從何搜輯，曾不一言，自宋以後，祇存五篇，不能如此增出數倍，其可盡信乎？』

這本書裏的幾篇文章，都是時輒時作，並不是一時寫就的，所以合論起來有許多地方不免有的重複之譏。惟其如此，所以各篇到都有獨立的可能。商君政治哲學一篇是我二十歲時作的，當時我正住在沉寂的家鄉，雖是暑氣炎炎，因爲研究商君的興感，把什麼都忘了。這樣經過的情景，到而今忽忽將近五年了！慎尹政治哲學一篇，作於距今三年以前，這一篇同商君政治哲學初稿，都曾發表於上海時事新報。我本來的計劃，還想把法治主義之濫觴時期的代表——管仲，作本書的篇首，後以梁任公先生會有管子傳之作，其闡述頗爲詳盡，於是亦不願重起爐灶，——雖然該篇內容，多有未合我意志之處，茲固附錄於後。

〔六〕

聊以明中國古代法治主義之濫觴而已。至於韓非政治哲學那一篇，是我離開學校以後，在革命工作紛繁之中，於軍次偷暇寫就的，當難免於掛一漏萬之譏，那祇有待再版——假使有再版的機會——的時候去修改了。至於其餘各篇，在當初完筆的時候，雖自以爲稍覺滿意，但是在現在回味起來，却亦頗不愜意。甚望高明的學者予以誠摯的指教，這是作者所無任盼禱的，并希冀於此收「拋磚引玉」之效果，則更爲作者所欣幸。



本書脫稿以後，蒙司法院長王龍惠先生題簽，訓練總監何應欽先生題詞，與上海臨時法院院長吳經熊先生撰序，這都是作者所不勝感激的，謹於卷端聯誌數語，以致謝於各位先生。

宗烈謹識十八年七月於總司令武漢行營

法家政治哲學目錄

何應欽將軍題詞

吳經熊博士序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一
第二章 商君政治哲學	六
第三章 慎尹政治哲學	三九
第四章 韓非政治哲學	七五
第五章 餘論	九三

〔三〕

附錄

梁任公管子傳

九七

法家政治哲學

第一章 緒論

縱觀過去歷史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有波當 (G. Bodin) 之國王主權的政治哲學，於是才有十七八世紀法國專制君主的政治；有盧騷 (Rousseau) 主權在民的政治哲學，於是遂使當時法國的實際政治，起了劇烈的變動，使世界各國的政治，都確立了憲政的精神；有馬克斯 (K. Marx) 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於是得實現一九一七年俄國的革命。總之有